

## 第十四回 魏臨川暗使毒計 馮子清明受災殃

話說武宗皇帝看罷徐弘基本章，欲要准了，又恐花榮玉問罪；欲待不準，又恐徐弘基不依，思想一會兒，向著徐弘基道：“朕久知皇兄與花榮玉不睦，候場事考畢，朕賜宴，著諸大臣在中極殿與你二人講和。”言罷袍袖一展，天子回宮，君臣各散。

徐弘基祇得回府，將此話告訴林璋。林璋道：“皇上如此寵愛，無奈彼何？”徐弘基道：“不如住在小衙，權為西席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林璋道：“多蒙千歲活命之恩，敢不盡心教授世子。”

按下林璋在定國公府不表。單言花文芳留魏臨川在府中，日日過去與他妻子作樂，府內大小人等，皆知此情，那個敢說破。這魏臨川戀著春英，也不想回去，故此大家肚裏明白。

那日，童仁著人送一封字與花文芳，裏面寫著：目下已是三月初旬，馮旭迎娶祇有個月光景，為何還不上緊？花文芳看了，忙到書房，叫聲：“老魏，你終日思想妙計，不見你一言，今日我的舅舅又來催我。”魏臨川道：“晚生連日有些心事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你有甚麼心事？快些說來！”魏臨川道：“晚生今住在府上，不能回去，身上欠人些手尾，不得分身料理，連目下日需，祇怕缺了。欲向大爺借些須，但此事未見分毫之功，又不好啟齒，故此晚生心不安靜，何有妙計？”花文芳聽了，即叫花有憐取一百兩銀子前來道：“些須可以料理否？”魏臨川道：“多謝大爺。今日放晚生回去一走，將各事料理一番，明日早來必有妙計。”文芳依允，當日喫過晚飯，臨川回到自己家中，用手扣門，崔氏問道：“是那個？”魏臨川道：“是我。”崔氏忙來開門，走到房中坐下，崔氏將門關好，也進房來問道：“你在誰家，有個月不回，家中好不心焦？”魏臨川笑道：“你猜我在那家？”崔氏道：“你的好友甚多，叫我從那裏猜起？”魏臨川道：“我告訴與你，我那一日被有憐尋去，這些時都在花文芳家，定計要害馮旭。今日是我生法，又送我百兩銀子，叫我拿來，你可收好，明日還要往他家去。”崔氏聽說笑道：“真好運氣。”夫妻二人說說笑笑就睡，一宿已過。

次日，魏臨川起來，問婦人：“家中可少甚麼，趁我在家。”婦人一一說明。魏臨川走上街，買齊各色應用之物，交與崔氏。他仍往花府去了。

花文芳正坐在書房，魏臨川笑嘻嘻進來叫聲大爺，見禮就坐下道：“晚生昨日回家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想了一條妙計。”花文芳道：“請教，有何妙計？”魏臨川道：“晚生想來這件事，必得弄出人命來，方能害得馮旭性命。馮旭既死，錢小姐無主，就肯嫁大爺了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人命雖好，但馮旭怎肯擅自殺人，難道叫我替他殺人？”魏臨川道：“非也，大爺明日假寫一個邀單，上寫幾個同案姓名，假打個‘知’字，去誘馮旭、錢林到府，將酒灌醉，抬他去睡了。再著一個丫頭，到馮旭房裏。先著一個心腹之人，躲在黑暗之中，一刀殺了，誣他因姦不從，殺死人命。大爺吩咐錢塘縣夾打成招，問成死罪。錢月英見馮旭死了，不怕他不嫁大爺。把錢林也灌醉了，拿些金銀器皿放在他懷中，外面喊拿賊將他驚醒，他必然跑出，預先叫家人安放絆馬索，等他出來，將索一扯跌倒在地，搜出器皿，豈不是贓證？一齊報入縣中，人命盜案，兩件重情，把他兩家禁住，再著人到錢林家說親。如他依允，大爺與知縣說聲放出錢林；如他不依，大爺在府中叫些家人去，到錢家硬把錢月英搶進府中，大爺便自成親。就是錢家喊官告狀，也是遲了。”文芳聽了大喜，正是：

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於是文芳就依計而行，心中暗想：叫那個丫頭前去？又叫何人去殺他？想了一會兒：“且到臨時再處。”隨叫有憐取個知會帖過來，臨川寫了邀單，送與花文芳看。上面寫著：是月十六日，奉邀同案諸友齊集小齋。詩文一會，今開同案諸友，姓名於左，下寫：同舉弟花文芳拜訂。後面寫著：馮子清兄、錢文山兄、高莊猶兄、袁齊福兄等共八人。假打了六個“知”字，隨著家丁：“你到錢馮兩家，打了知字回來。”

家丁答應去了，走到馮府把這邀帖遞與家人：“我是花府差來的，有個邀單煩你拿進去，請馮相公打個知字。”老家人接了走進，說道：“有個邀單，請相公打個知字。”馮旭接過一看，是花文芳邀請同案諸人，做詩文會，祇得隨手打了一個知字。老家人拿出來，付與花府家丁去了。又到錢府，也是如此打個知字。回府見了主人稟上，兩處俱打過知字了。花文芳大喜，準備行大事不言。

且說馮旭打過知字之後，著家人到錢府知會花府請做詩文會可否去做？錢林道：“他既來請，怎好不去？”老家人回覆主人。堪堪到了十六日，花文芳叫過有憐，吩咐：“你可叫廚上備辦酒席，再把季坤暗暗叫到花園無人之處，對他說道我有話要分付他。”有憐答應去了。

不一時季坤來到花園，文芳手中拿著五十兩銀子道：“賞你。”季坤道：“大爺賞小的銀子，必有用著小人之處。”花文芳道：“我有一件機密事兒用你，你若幹得下，太太房中丫頭甚多，揀個好的賞你做老婆。事成之後，還有重賞。”季坤道：“多蒙大爺抬舉，恩同天地，不知叫小人所幹何事？”花文芳道：“我差你去殺人。”季坤道：“差小的殺人，小的怎敢推託？”花文芳讚道：“好，好！”附耳過來，如此如此。季坤連聲答應道：“小人知道了。”說畢退去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裏捉金烏。

文芳來到書房，臨川問道：“安排定了？”文芳點頭不言。

再說錢林來到馮旭家裏，約馮旭同赴花府，門官看見二位到了，連忙報進。花文芳連忙出來迎接，三人笑嘻嘻同進書房，見禮坐下，獻茶已畢。花文芳道：“小弟偶然高興，這些同案好友，多日未曾相會。小弟斗膽，出一邀單，請諸位到來，於此聚會聚會。”錢、馮二人道：“小弟等蒙兄見愛，敢不從命，故此早早到府，不知那幾位可曾到否？”文芳道：“那幾位尚未到來，小弟已差人請去了。”

正說之間，臨川從外走進，笑嘻嘻與馮、錢二人見禮，又與文芳假意作揖道：“晚生又來造府，今日特來進謁，不知府上有客在堂，晚生告退。”說畢就走。花文芳道：“老魏，你來的正好，馮、錢二位相公是你會過的，今日在此替我陪陪客。”魏臨川祇得坐下。祇見家丁稟道：“那幾位相公有人約了，遊西湖去矣。留信在家，今日必到。”花文芳聽了假意道：“這幾位仁兄好沒分曉，遊西湖叫人如何等得？”馮旭、錢林二人見如此說話，遂站起身來齊道：“諸兄今日既不到，我等權散，等改日諸兄到了，小弟等再來奉陪。”花文芳將他二人攔住道：“這如何使得？”

不知花文芳可能留住錢林、馮旭二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  
(本節完)

---

[返回 >>](#) [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